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七十九回 訛聖駕劉墉賺銀兩

劉大人思想之間來到海甸，不過是穿街越巷，不多一時，來至宮門以前，東轎哈外下了能行。進了大宮門，來到奏事門前。等夠多時，則見打裡面走出一員接事官，走出門來。剛站住，就有那八旗六部眾多文武官員，一齊走至奏事官跟前，將奏折全都遞將過去。劉大人一見，並不怠慢，隨即也走上前去。接事的一見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老大人，今日到此，有何貴幹？」劉大人說：「今有一事，特來求大人替廢員劉墉，轉達天顏。」說罷，將本章遞將過去。住了！說書的，我且問你：劉大人那時候業已革職，他算是廢員，焉能還奏得著事？列位明公有所不知，劉大人那時候雖說是革了職，誰不知道他是皇后的乾殿下？官革的了，他的乾殿下可革不了！所以與別人不同。書裡表明，言歸正傳。

且說奏事官接了眾位王大臣的折子，不敢怠慢，翻身往裡而去。來到裡面，將眾位大人的本章，遞與黃本的内侍。内情呈到聖主面前，龍目御覽。太上皇爺看到末尾，瞧見劉墉劉大人的奏折，上寫著：廢員臣劉墉，奏聞聖上：今因三位大臣（下贅著某人某人）拿著三千兩銀子，到臣的家中，說我劉墉實在寒苦，情願將三千兩銀子送與微臣，以作路費。臣子家中心收，想來素與他們並無這樣交情來往；臣子有心不收，又恐怕三位大臣見怪，廢員臣子禁當不起。望乞聖主看臣子素日的勤勞，把他們三人宣來，當面問明了，有什麼緣故，送臣子銀三千兩。主上將此等問明了，劉墉感恩於萬世矣！

聖主爺看罷，不由龍心甚喜，說：「劉墉果然清廉，不是虛傳。倒是朕躬多疑，才差派人拿了銀子三千兩，去試探於他，看他收與不收。倘然收下朕躬的銀兩，那時節管叫他口難分訴。這如今他不肯收下，前來見朕，真正是不愛錢財。這是朕躬的洪福，才出這樣賢臣。」

太上皇爺龍心悅，聖主金腮帶笑容：「也是我朕洪福大，才出這，幹國忠良保大清。自從朕躬登九五，四海昇平五穀豐。到而今，一統華夷十七省，萬國來朝參朕躬。

朕躬的，八旗兵丁如驍虎，外國聞名膽戰驚。又有這樣賢臣子，何愁江山不太平？也不愧，太后當初將他保，認為殿下作螟蛉。他的父，一品當朝居宰相，烈烈轟轟大有名。

不幸一病身亡故，朕也曾，親身到過他家中。到而今，劉墉又像他的父，耿直無私不愛銅。恰似那，嘉靖年間名海瑞，不亞如我朝於成龍。」聖主越想龍顏悅，往下開言把話云。

皇爺想罷，眼望兩邊朝臣講話，說：「朕躬方才御覽眾卿的本章，末尾看至劉墉上的一道本章，為的革職要回原籍，有三人送了他三千兩銀子的路費，他執意不肯收下，前來見朕。

他哪裡知道，係朕躬一計，要拿他一款？誰知他是真正無私。

罷了，到底是忠臣之後，將相根苗。」說罷復又開言。

聖主座上開金口，帝露銀牙把話云：「快宣劉墉來見朕！」眾多官員不消停？應一聲，邁步翻身外邊走，來至了，奏事門外喚一聲：「劉墉進見參聖駕，皇爺有話問分明。」劉大人聞聽不怠慢，高聲答應往前緊行。一同邁步把禁門進，驚動了，聖主皇爺細留神。「廢員劉墉來見駕，辜負我主大恩情。」聖主爺一見腮含笑，往下開言叫「劉墉，方才你遞這件事，紋銀三千六十封，非是他三人送你的物，有個緣故在其中：那是我朕銀共兩，試探你劉卿清不清。」羅鍋子聞聽這句話，就手叩頭說「謝恩！又蒙我主把盤費賜，三千紋銀賞劉墉。」聖主聞聽這句話，說「好哇，倒中羅鍋計牢籠！訛去了，我朕銀子三千兩，朕倒沒把他問住，朕躬這倒花了銅！」聖主爺復又開言叫：「賢卿留神要你聽：果然你的清名無虛假，倒是我朕不公平。今點你：保定府去做主考，不可遲捱快出京！」聖主爺，明升暗降把他攆，怕的是，專動參本閒事生。劉大人，只得叩首將恩謝，叩頭站起在流平。聖主爺，又說「快著去上任，就是今朝便起程。」劉大人聞聽辭別了主，退步翻身往外行。登時出了宮門外，家人伏侍上了走龍。劉爺馬上心犯想：要想攆我萬不能！又訛銀子三千兩，買件棉袍好過冬。又叫我，直隸省城去做主考，明升暗降我學生。少不得暫且去上任，想個方法我再進京。劉大人，思想之間來得快，進了西直門的城。穿街越巷急似箭，逕奔東四牌樓行。往南不遠來得快，來至了，自己門前下了能行。

劉大人來到自家門首，下了坐騎，手下之人接過馬去，大人進了內宅。家人獻茶，茶罷擺飯。

大人用過飯，立刻傳出話去：「預備轎，今日起程，上任保定府公幹。」手下人答應一聲，往外而去。去不多時，前來回話，說：「轎夫俱已齊備。」劉大人聞聽，站起身來，往外而走。來至大門上轎，轎夫上肩，並不多帶人役跟隨，就是自己兩個隨人張祿、王安。張祿頂馬，王安在後，城裡頭不過是街越巷，霎時間出了彰義門，上了大路。

劉公大轎出城外，順著石路往南行。小井大井穿過去，又到盧溝曉月城。常新店上住一夜，次日一早又起程。良鄉縣打尖吃了飯，逕奔涿州大路行。過去就是鬆羅店，眼看來到定興城。劉大人，坐轎人抬正往前走，猛抬頭，瞧見那男女一群鬧哄哄；也有老來也有年少，一個個，攙老扶幼往前行。大人不解其中意，吩咐暫且把轎停。轎夫聞聽止住步，大人把「王安」叫一聲：「快些叫過男共女，問他們，為什麼棄捨家園往何處裡行？」王安聞聽不怠慢，來到了，男女跟前把話云：「大人叫你們去問話，快些前去莫消停。」眾百姓聞聽抬頭看，一乘大轎在流平。前後跟役人兩個，四名轎夫在年輕，玻璃鏡只剩半塊，轎桿子折了綁著條麻繩。眾民瞧罷不怠慢，走上前來跪在塵。劉大人轎內來問話：「你等留神仔細聽：你們都，家住何方哪州縣？為什麼，棄捨家園何處行？」眾民見問將頭叩，「老爺」連連那住聲，「要問我等家何處，就在深州那座城。年景荒旱實難道，米貴如珠一般同。無奈何，棄捨家園去逃難，要上京都一座城。」大人聞聽前後話，轎內開言把話云：「聞聽說，奉旨放賑賣官米，因甚黎民奔京城？」

劉大人說：「風聞深州奉旨放賑，濟賣官米呢，為什麼你們不買？」眾軍民聞聽，說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雖然賣官米，與市價也不差麼。」劉大人說：「賣官米多少錢一斗？」有一老民上前回說：「賣四百京錢一斗。」劉大人說：「奉旨賣三百錢一斗，怎麼的他要四百錢？這一百錢誰要呢？」老民說：「老爺還不曉得，有一斗多賣一百銅錢，州官吃七成，衙役、書辦、長隨等吃三成；這還不算賑呢，一斗只給七升！老爺想想，裡折外扣，七米算八糠，與市價不差什麼！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好一個萬惡的賊官！你剋扣民糧，該當何罪？」劉大人說：「你們不必上京逃難，暫且回家，不用聲張。十天之內，我要叫你等三百錢買不了一斗米咧，我就白受皇恩咧！」眾百姓聞聽，叩頭而去，不必再表。

且說劉大人吩咐起轎，轎夫上肩，往前而走。路上言詞，不必多敘。逢州過縣，登時來至省城保定府北邊河沿，就有保府官員，把大人接入公館。考童不過文才，高低取中，不上幾天，諸事已畢。太陽西墜，乘上燈燭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早旦清晨，劉大人起來淨面吃茶，公館內上了大轎，吩咐暗自去訪，由保府上深州公幹。手下人答應，不敢怠慢，暗暗出了保定府城，上了深州的大道。此書剪斷，不過是穿州過縣，登時驚動深州的百姓。大人進了深州的交界，離城不遠，約有二十五里之遙，有一個李家鎮，雖然鎮店不大，倒也熱鬧得很，劉大人就住在李家店內。大人用的飯好備，用的兩個子兒火燒，一碗豆腐腦兒就結咧。再喝上一碗子末兒茶，共總花上三十來的錢。劉大人吃完了飯，就晚咧。張祿乘上燈燭，一夜無詞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大人起來，淨面吃茶已畢，望張祿開言。

劉大人，眼望張祿來講話：「你且留神仔細聽：這如今，我要把深州城去進，為的是，賑濟饑民這事情。轎馬人夫全不要，你們暫且住店中。申正以後去找我，千萬不可走漏風！」張祿聞聽說「知道，大人言詞敢不聽？」賢臣復又來吩咐：「快叫店家莫消停！」張祿答應往外走，不多時，把店家叫到上房中。進門跪在流平地，說「老爺叫我有何情？」大人帶笑來講話：「店家留神要你聽：你把那，破草帽兜找一頂，灑鞋一雙要足青，月白汗褂找一件，口袋一條共四宗。速速拿來我要用，事完之後有賞封。」店

家答應不怠慢，翻身站起往外行。去不多時來得快，四宗穿戴盡拿來。店家出去不必講，再把那，大人見物那消停？

站起身來把衣換，袍子褂子全脫去，靴子拉下把鞋登。身上光剩白布小褂，店家的汗褂套在外邊，破草帽兒頭上戴，口袋搭在肩上橫，帶上乾隆錢三百，要上深州走一程。諸事已畢又講話：「張祿兒，我的言詞要你聽。」小廝答應說「知道，不用大人再叮嚀。」劉大人說罷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原來是個鄉民樣，出了李家小店中。一直不往別處去，逕奔深州大路行。劉大人，一邊走著心犯想，說「皇恩浩蕩不非輕，聖主疼民把官米賣，為的是，年景旱澇不收成。誰知州官將弊作，貪贓誤國把民坑。好一似，民打幌子州官賣酒，我劉墉，焉能容過這事情？等我查出他的過，管叫那，狗官腦袋長不成！」劉大人，思想之間來得快，深州北門眼下橫。